

序言

飞向晶亮的透明

林
高

最后书名还是改了。

原来叫：等花开。

年逾花甲等花开。“等花开”是衷心的祈望。

黛玉葬花，宝玉恹倒。曹雪芹笔下，花开是生命应然的形态；对宝黛而言，竟成了与污淖和渠沟对峙的象征。等花开这个意象在现代诗里与当下的现实结合竟成了一个寓言，有无限的憧憬——很具体又抽象；很真实却捕捉不到；很多元、很自信却又时而心存疑惑。

我以诗思考，就是想对这个演绎过程表达我的情绪和想法。

生命的象征意义可以转化为喜忧哀乐——日常的写实。花谢花开说服我接受一个事实：灿烂是可持续的，彼岸可以预期。我的博客版头语是：我的生命是一条细水长流，我的写作是一条细水长流。

我原本怯于写诗。一旦执笔，竟发现：老而有劲就发不一样的激情。

杜甫说：妙手偶得之。李商隐说：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大抵这就是“我的情感”与“我的文字”蓦然相遇当下的惊喜。我喜欢废名的诗，废名写诗说禅的时候，“诗歌形式”与“情感出口”刚好投契。这种相遇是难能可贵的。用一句老话，这样的“相遇”只能心领神会而不能言传。中国年轻诗人韩博把诗歌看作身体的感官。他说：诗歌是诉诸智力和直觉的身体感官。我想，智力带出的感知必是鲜活的形象，借助于它，“我的心”与“你的心”之间筑起一座鹊桥，就相遇了。诗是奇妙的。

我觉得，写作就是要找到自己喜爱的语言和形式来展现自己。找到了，写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

完成一首诗就是完成一个意义。它有时候很自我，你读不懂，我却感到痛快。是这样的，有时候不得不晦涩，有时候朦胧会引来诗的灵魂；写作者有自己想要守护的愿景，就必须幽婉，坚持信念。本雅明(Walter Benjamin)说：“生活的结构目前更多地取决于事实而不是信念的威力；而且是取决于这样的事实，似乎它们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都没有变成过信念的基础。”可诗人仍在写诗，希望诗的智慧充满感性，带着力度使你产生共鸣。

我是幸运的，行有余力的时候，“文艺城”的编辑周星利约我写每月一评。林仁余接棒，让我继续写，写了三年，三年磨砺，对我是重要的。之后又得到《源》主编谭瑞荣的眷顾，每期一文，我继续得到磨砺的机会。至于诗，晚至2013年才忽然发觉，她是我蹉跎了许多年的红颜知己。感谢林仁余和谢裕民二位编辑包容我起步时的稚嫩，频选用我的诗作。也感谢本地各文学团体给予我同样的机会和鼓励。这些，对我是必需的土壤。还要特别感谢杜南发，2014年南发兄是第一位主编“文艺城文选”，及时发力给我；他破例收录我的评论和两首诗。这两首诗（风吹向我、风和一池春水的故事）都收进本集子。

这本集子分五辑，分别为雨树、独白、着色、沉淀和夜读，大致可看到写作者的情感脉络以及写作之位置与方向。感谢艺术理事会、八方文化创作室、编辑冯婉明的支持和协助，还有黄明南的摄影，谨此一并致谢。一本诗集出版之后还要默默地等待，与你，冥冥中遇见。你在哪里？

写于2021年9月22日